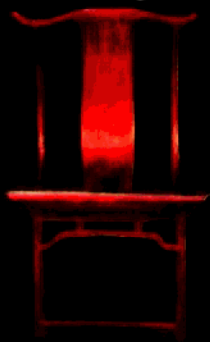


白 话
三刻拍案惊奇
赏 析



警官教育出版社

主 撰	编 稿	叶 乡 闵孝骞 闵天兵 王庆宾	王三元 程护国 陈晓红 张大鹏	屠丽君 王 奇	刘道学 严 广
--------	--------	--------------------------	--------------------------	------------	------------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赏析丛书

总序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赏析丛书》选取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共二十部。选目的原则是：第一，注重作品的独特价值和代表意义；其二，注意不与现有赏析本重复，体现出自己的特色；第三，弥补传统文学史教学在内容、时间及侧重点上的局限。

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是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小说”一词最早出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道亦远矣。”但这个“小说”是与“大道”对应的，指的是一些琐屑之谈。直到汉代班固写《汉书·艺文志》才将小说列为九流十家之一，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古代小说的产生，最早可以溯源到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

人类慑于自然力，将其神化，又借神寄托某种理想、鼓舞斗志。这就产生了神话。神话虽然是由幻想虚构的，但这种幻想并非毫无根据的，而是有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比如原始人看见水鸟捕鱼十分便利，便幻想人身有双翼，口为鸟喙。这也是为减轻劳动负担，减少生产困难而自然产生的。神话对自然界现象的种种解释和描述虽不免荒唐可笑，如把太阳西沉说成是共大怒触撑天柱——不周山造成天西陷的后果。但太阳西

下也确为客观的现实,只不过原始人无法解释而已。神话经过加工,演变为传说。神话和历史传说把无数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加以总结,创造了许多英雄形象,如发明鱼网的伏羲,尝百草的神农,造字的仓颉,把各种发明创造归于其身,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原始人与大自然的搏斗的史实。

中国的古代小说正是在神话与历史传说的基础之上总结发展而来。因此,初具规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代小说大都为志怪小说,它借助神怪的题材,表现人民渴求摆脱贫困、饥饿和死亡,寻求安宁、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希望,但同时也继承了神话传说中鬼神、宗教迷信的内容,大力渲染神鬼怪异的灵验。此时还出现了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轶事小说,历史真实性较强。

小说发展到唐代,演变的轨迹十分明显,可以说直到此时作者才是有意识地去作小说,唐小说称为“传奇”,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给传奇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传奇以爱情、剑侠为两种最主要的题材,内容较为丰富,既有把反对封建门阀制度和礼教压迫当作基本主题的,又有讴歌平民争取婚姻自立、反抗封建势力压制的;既有揭露官场险恶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丑态的,又有反映封建士子热衷功名富贵思想的,并且娼妓婢妾第一次成了被赞颂的主角。但传奇宣扬剑侠的知遇报恩,把高科及第作为解决爱情矛盾的出路,局限性很大。这些传奇从各个角度勾勒出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的风土人情,伦理道德。

北宋都市的畸形繁荣,南宋偏安亦不减临安(今杭州)之繁华。“说话”伎艺得到高度发展,说话就是讲故事。城市的繁

荣使市民阶层空前壮大，他们既不满意封建统治阶级的横暴贪酷，但又在不同程度上对荣华富贵有所歆羡，逐渐形成了一种既有反封建因素，又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市民意识。通俗的、内容丰富生动的说话讲唱，正适合他们的要求。为了说得精彩，吸引听众，艺人的说话底本——话本亦渐趋成熟。当时小说篇目已达数百种，且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深度皆远胜前代。说话艺人均为社会中下层人，基本立场是市民的立场，思想倾向反映着市民的意识。农村说话人进城和城市说话人下乡，再加市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转化而来，又使说话人不能不反映家民的观点。而其服务对象中又有许多是属于封建统治阶层的，这些就决定了说话艺人与社会诸多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话本主题呈现多元趋向。既同情农民和其他被压迫人民，歌颂农民起义，痛恨贪官污吏，又被封建正统思想左右，称起义农民为“盗贼”，梦想有“好皇帝”；既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崇拜反抗民族压迫的英雄，严辞妥协退让的奸臣，又把抗敌的希望寄托在帝王将相身上，充分暴露出市民阶层的局限性和软弱性。另外，话本小说在妇女、婚姻、家庭方面，同情在父权、夫权等封建伦理桎梏下受迫害的人，赞赏市民式的带有自由平等因素的爱情以及敢与封建恶势力相抗争的女性形象。体现出一种民主精神，但同时，又在宋代理学影响之下，宣传了大量的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因果报应，天道轮回的封建迷信。宋话本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明清时期出现的长篇章回小说大都由此而出。

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它由宋元话本发展而来。说话讲史不能把一段历史、一个故事有头有尾在

一两次说完,必须连续讲若干次,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的一回。在每次讲话之前,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每一讲前后均用一段话一首诗予以说明,这就构成了章回小说的写作模式。

经过宋元两代的孕育,明初至清,出现了众多的章回体的长篇和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无论从思想上或是艺术上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高峰,堪称经典之作。其中或描绘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谴责统治者残暴与丑恶,反映人民的灾难与痛苦;或正面塑造农民起义英雄,表达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意志;或借助幻想的情节,交织深刻的现实内容,体现作者憎恨专制,向往自由的思想;或以人文主义的思想歌颂友谊,抨击三纲五常对女性的摧残;或直接对王侯贵族、地主恶霸的种种罪恶和腐朽、淫荡生活作比较全面的反映;或于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以有力的批判,揭示其必然走向覆灭的命运。但明清小说毕竟也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文化背景,作品中亦掺夹着大量的封建文化传统中落后的因素,如大力宣扬忠义思想,宿命论观点,虚无主义人生观,描写色情等等。

中国古代小说在漫长的历史航程中受着汉民族的社会历史、哲学思想、美学、风土人情的制约,终于在思想艺术上形成自己的特色。

中国古代小说偏于宣传儒家的伦理道德,思辩性不强,缺乏系统哲学理论和哲理性深度。六朝志怪小说主要受佛道思想影响,而唐之后,儒家思想对小说影响日渐增强,出于“文以载道”的目的。小说作者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封建社会制度及道德伦常,最为明显的标志即为庸俗的大团圆结局。即使在明清之际出现的一些学识渊博,思想敏锐的小说家,虽敢于

大胆违背封建道德传统,对现实作有力的挹伐,但也不敢公开直接地反对作为封建思想基础的孔孟之道,还要借“百讽而一劝”的手法来掩饰。

中国古代小说动作性强,表现人物的艺术手段是行动重于内心,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个人的存在意义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得到肯定,而他的心理、意志、愿望都被纳入一定的框架,不易形成特异的内心世界,所以,古代小说注重情节,以简练、朴素的白描手法刻画人物,以新奇曲折、错综复杂的事件来吸引读者。

中国古代小说结构最为讲求首尾完整,呼应对照。一个人物出场,往往要先述其出身、籍贯,甚至父母的出身,结尾时还要说明主人公的结局,子孙的结局,不论事件如何错综复杂,在小说中总是体现得脉络分明,层序井然。可以说古代小说的结构力求完整、对称、均衡,以明晰事解,饱满表达主题为目标,不怕落于俗套。这也是受汉民族审美观念决定的。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作为龙的传人,将延续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是我们每个人的神圣职责。

本丛书之赏析,旨在加深广大文学爱好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其文学鉴赏水平,增强其运用文学理论分析作品的能力。赏析突出了两个方面的开拓:其一是多角度。从美学、文艺学、文艺心理学等方面,对作品进行逐卷(回)分析;其二是新方法。吸收有关学科行之有效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打破传统分析法的僵化模式。

由于所选作品多用文言写成,有些虽为近代汉语,但夹杂

其中的方言和口头俗语很多,与现代汉语距离较大。为了减轻读者查检之劳,提高读者阅读效率,全部作品都用规范的现代汉语作了翻译。译文力求准确流畅,体现出原著的风格和韵味。

本《丛书》可供电大、业大、职大学员及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愿它能对读者文学修养的提高有所裨益。

编者

目录

第 一 回	看得伦理真	写出奸徒幻	(1)
第 二 回	千金苦不易	一死乐伸冤	(15)
第 三 回	情词无可逗	羞杀抱琵琶	(29)
第 四 回	设计去姑易	买舟送妇难	(46)
第 五 回	烈士殉君难	书生得贞女	(66)
第 六 回	冰心还独抱	恶计枉教施	(88)
第 七 回	生报华萼恩	死谢徐海义	(107)
第 八 回	义仆还自守	浪子宁不回	(124)
第 九 回	淫妇情可诛	侠士心当宥	(139)
第 十 回	千秋盟友谊	双璧返他乡	(155)
第 十 一 回	捐金非有意	得地岂无心	(167)
第 十 二 回	坐怀能不乱	秉正自无偏	(177)
第 十 三 回	匿计占红颜	发棺苏吊婿	(192)
第 十 四 回	郎材莫与匹	女织更无双	(208)
第 十 五 回	劫库机虽巧	擒凶智倍神	(221)
第 十 六 回	见白镵失义	因崔引明冤	(222)
第 十 七 回	八两杀二命	一雷诛七凶	(238)
第 十 八 回	奇颠清俗累	仙术动朝廷	(253)
第 十 九 回	血指害无辜	金冠雪枉法	(266)
第 二 十 回	良缘狐作合	伉俪草能偕	(281)
第 二 十 一 回	夫妻还假合	朋友却真缘	(297)
第 二 十 二 回	藏珠符可护	贪色檄能诛	(312)
第 二 十 三 回	猴冠欺御史	皮相显真人	(325)

第二十四回	冤家原自结	儿女债须还·····	(340)
第二十五回	缘投波浪里	恩向小窗亲·····	(356)
第二十六回	院里花空忆	湖头计更奸·····	(370)
第二十七回	为传花月道	贯讲差使书·····	(387)
第二十八回	修斋邀紫绶	说法骗红裙·····	(409)
第二十九回	淫贪皆有报	僧俗总难逃·····	(427)
第三十回	窃篆心虽巧	完璧计尤神·····	(445)

第一回 看得伦理真 写出奸徒幻

白话译文

冷眼笑人世，戈矛起同气。
试问天合亲，伦中能有几？
泣树有田真，让肥有赵礼；
先哲典型存，历历可比数。
胡为急相煎？纷纷室中阅。
池草徒萦梦，状杜实可倚。
愿坚不替心，莫冷旁人齿！

四海之内皆兄弟，其实是宽解的话。若说到孩童相携，在一室欢笑，相依相亲，也只有同胞的这几个兄弟。但其中也会有隔阂矛盾，这大多起因于父母爱憎上，只因父母无端的有偏向轻重，以致于兄弟间渐生离异之心。又或许因为妯娌间有矛盾，枕边之言整天抵毁，终究使同胞反目成仇。也还有友人的离间，婢仆的挑拨，曾经见有的兄弟，起初有些隔阂，接下去便成争吵，逐渐发展到打官司，甚至仇恨到彼此加害，反而不如陌生人，这也是太怪的事。本来是父母同胞所生，反倒做了冰炭不容之人。试问人们，这弟兄难道不是同胞，难道不同是父母遗下的骨肉，为何颠倒到这个地步？所以我曾说过：弟兄间平时相处的时候，应该象司马温公兄弟那样，都到了老年，

还同兄的饥，同兄的寒，和和煦煦的似小孩相互体恤。面临变故时应象赵礼兄弟那样：汉代更始年间，饥荒引发盗贼蜂起，抓住了他的哥哥要杀掉，他知道了赶去，说：“哥哥瘦，我肥，情愿我替兄去死。”贼也怜惜他的义气，放了人。至于有感于紫荆树枯，分而复合的事，这是田家三兄弟的事，我还认为他们不是汉子，人怎么不能自做主张，还要等待草木来感动？即便一时间天性或有智愚之分，做兄长的应当象牛弘，弟弟射死了驾车的牛，竟放在一边不去理会；做弟弟的应当象孙虫儿，听任兄长蒙蔽人，将他凌辱也不怨。不然象王祥、王览同父异母的兄弟，王祥有卧冰求鲤之孝，必能爱弟。王览在母亲要毒死王祥时，他去夺酒自己喝，母亲只得把毒酒倒了。凡是拿疑难的事让他做，他都替其去做。不同母的尚且如此，何况同父母的弟兄。明朝最重孝友，洪武初期，曾设旌表彰浦江郑义门——因犯事押解京城，圣旨原谅赦免，还提拔他族长郑珪当了福建参政。——以后凡有数世同居不分的，都蒙受优厚的待遇。今天拣一个相同的事，这事虽然未曾受过设旌表彰，其友爱也自是很为出奇。

。话说浙江台州府太平县，宣德年间有个姚氏兄弟，兄长名叫居仁，弟弟名叫利仁，生得仪容丰丽，气度温雅，意气又激烈，见义勇为，不仅性情相同，而且容貌如一。未成年时，师从一个方方城先生。这先生无儿子，只娶妻马氏，生了一个女儿慧娘，家境贫寒。同门还有个叫胡行古的，他资质明敏，勤于学问。还有个富尔谷，年纪虽大，一来倚仗家财充足，无心读书，又加上新娶了一妻，越发眷恋而不肯到书塾来了。还有个叫夏学的，学了一身的奸诈，在书本上则很是糊涂懵懂，与富尔谷非常合得来，先生屡次劝诫他们，他二人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五个人虽然是同门，但意气如同水火不相容。后来两姚兄弟连丧父母，家境萧条，这书也只能似读不读的了。只有胡行古进了学。夏学当了富尔谷的帮闲。一天方方城先生去世了，众位门生约齐了来送殓，两姚与胡行古先到，富尔谷和夏学后来。那富尔谷原先见到先生的女儿标致，如今知她年已长成，两眼只顾向孝堂里看。那女儿又因为家中无人，不住地在里边来来往往，不时露一个影，依稀见到个头，不时见到双脚。到了哭灵的时候，嚶嚶的象鹂声轻啾。弄得个富尔谷耳忙眼忙，心里火热，两只眼直射如同螃蟹，一个身子酥软得如同蚰蜒。这三个人原本就与他不合，不去理睬他。只有夏学，不时跟他拉家常说话，他也不大搭理。事完酒散，只见夏学搭着富尔谷的肩头走，说：“老富，你今日为什么出神？”富尔谷说：“我有一句心腹话对你说，方先生的女儿，我见她时尚没有蓄发，那时我已经看上了她，只是太小，今天我算她已经十六岁了。我今天看见她在孝堂里的一双脚，穿着白鞋子，真是笋尖儿，又多亏了风吹开布帋，那身影真是个素娥仙女，把我的神魂都勾去了！老夏你怎么弄个计策，使我能得到她，你就是活古押衙！”夏学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就天天去帮丧事，去嗅她就行了！”富尔谷说：“就是今天就已经快嗅死我了，如果再去，身子一定回不来了！你就琢磨为我设法弄她来做妾。”夏学说：“算了，我还要和你家来往，如果做了这样的事，再也来不成了，找个别人吧！”富尔谷说：“我的妻子极贤惠。”夏学说：“我天天在你家，你说这话，那你的尊脸是为什么破的？昨天这么热，怎么不赤膊露肉？”富尔谷打了夏学一拳，说：“狗呆子！妇人们的性格，不占些强是不会罢休的。我们受了气，到外面消遣一个便行了；妇女如存在冤屈在心里，如果成了病，又要买药去治，你说

该让不该让？”夏学说：“是！是！只是如今再添一个如夫人，足下得搬到北方去，整天好带眼罩儿，遮着这嘴脸！”两人笑了一阵，夏学说：“这且等小弟慢慢想法子。”

第二天，夏学就借着帮丧的名义，来到方家。师母出来相谢，夏学说：“先生做了一辈子老学究，真是一穷彻骨，多亏了师母这样发送，也是个女中丈夫了。”师母说：“正是。眼前虽然暂时还可支应，以后还要出丧营葬，一点儿可用于抵挡的也没有了。”夏学说：“这有什么难办的！在门下的学生中，除去学生贪寒，胡行古也提不起个穷字；两姚虽是还过得去，但吝啬得很；只有富尔谷极其大方。师母如果说一声，必肯资助。”师母说：“他师生之间素不投机，恐怕他不肯。”夏学说：“只因为先生迂阔，与他豪爽的性格不同。不知他是非常乐于周济的，就是借他十来两，也只当是牯牛身上拔根毛。他如今眼下因为他娘子得了弱症，不能起床，没人管家，肯出几百金寻找填房的，岂是个不肯舍钱的人？只是师母不肯开口，如果师母肯放下架子，学生理当效劳。”师母说：“如果肯借三、五两也就够了。”夏学告别了，来见富尔谷说：“老富，我今天把你这吝啬鬼，竟抬举成了个大豪侠了！我想她是孤儿寡妇的，可以硬来，不如选一个好日子，拿五十两银子、几匹缎子，只说是借她。她如果感恩，一说便成，也就算了；如果她不肯，就咬住说是财礼；只凭我这张嘴怎么样？”富尔谷说：“三十两吧！”夏学说：“得说不做财礼，一定要依我，我这个强媒人，也还该谢五十两哩！”富尔谷只得依言，拿了五十两银子、两匹缎子、两匹纱给他。他扣下了十两，叫小厮用一个礼匣捧着，来见师母，说：“师母！我说他是大方的人，去的时候恰好有人还给他本银四十两，拿四匹衣料作利钱，我一谈起来，他就把这些交给了我。我叫他留下四

个衣料，他说：‘一块拿去，怕不够用。’学生特意送来。”师母说：“我只要三、五两，多余的劳大哥送还。”夏学说：“先生迂腐了一生，又有师母，物自来就收下，乐得用它，师母只管收了。”这里马氏正犹豫未决，夏学那里就作了一个揖，辞别了师母，一直出门去了。只是慧娘说：“母亲，富家在此读书，极其吝啬，怎么资助这么多？宁可清贫，母亲只应该还给他才是。”马氏就求人去请夏学，夏学就是不来，马氏也只得拖延着。没过多少天，举殡的日子到了，众人合伙祭奠。富尔谷不与别人搭伙，自己做一篇祭文来祭，写道：

呜呼，先生！我的丈人。半生教书，极其苦辛。早起晏眠，读书讲经。腐皮蓝衫，石衣头巾。芋头须绦，俭朴是真。不能高中，金榜题名。一朝得病，呜呼命倾。念我小子，日久在门。若论今日，女婿之称。情关骨肉，汪汪泪零。谨具薄祭，表我微情。乌猪白羊，代以白银。呜呼哀哉，尚飨！

夏学看完了说：“妙，妙！说得痛快！”富尔谷说：“信笔扫来，押韵而已。”姚居仁说：“只是不知道怎么做先生的女婿？”姚利仁说：“富兄！你早就有妻子了。岂有先生的女儿作妾的道理！”夏学说：“尧把二女嫁给了舜，一个做正妻，一个也是妾，这又何妨？”姚居仁说：“胡说！这事怎么行得通！”只见那边马氏听见了，便出来说：“富尔谷！先生才死了，你不要就轻薄我女儿！先生临终时，已说定要招胡行古为婿，因为在守丧之中，我不提起，你怎么就这样轻薄？”姚居仁说：“不仅辱了先生之女，又占了友人之妻，更讲不通了！”富尔谷说：“姚居仁，关你什么事？”姚利仁说：“你作事无知，怎么禁得了别人说？”富尔谷说：“我也是用财礼聘的，怎么是占？”马氏说：“这更是胡说了，谁

见到了你的聘礼？”夏学说：“这是有原因的。前些天我拿来那四十两银子、四匹衣料，师母说是借他的，他说却是聘礼。”马氏说：“你这两个畜生，这样设骗局欺侮我这孤儿寡母！”便到里边取出银、缎，撒了个满地。富尔谷说：“如今反悔，迟了，迟了！”与夏学两人跳起身便走，被姚利仁一把扯了回来。夏学瘦小一点儿，被姚利仁一扯，扯得猛，扯了个筋斗，说：“这是在谁的家里，敢放刁？好好收走，让胡兄行聘礼。如果不收走，有我们在这里，学生的银子，师母乐得用它，过些日子，我们共同偿还。”夏学见势头不对，说：“富兄原本不对，还怕哪里没地方娶妾，做这样的歪事。”拾起银、缎来，细细数好，比原来时少了五两的一锭，夏学说：“师母即是要算清了嫁给胡兄，这五两须是胡兄认下。他如今怎么肯赔这五两银子！”胡行古自知身边没钱，不敢做声。只是姚居仁说：“我代还！”夏学说：“这样，请兄就交了钱，省得挂欠。”姚居仁说：“怎么这么着急？五日内我还就得了！”夏学说：“请写个欠条。”姚居仁说：“说出来就是了。”夏学说：“得让人心服。”姚利仁说：“就写一个欠条给他又有什么关系！”夏学就做了个中间人，写完了，也免不了画个押，富尔谷收了。各人也随即分散回家。夏学一路上埋怨富尔谷：“这等慢慢的等我给弄成，你卖弄什么才？弄坏了事！”富尔谷说：“我打算叫先生的女儿也晓得我有才，二来也敲一敲定。”夏学说：“如今敲走了！这不关胡行古的事，都是两姚从中作梗，一定要出了这口气。摆布得二姚倒了台，自然小胡会拱手奉让了。”富尔谷说：“这有什么难的！我明天就派小厮去讨要银子，说些不好听的，他一定会气不过赶来嚷骂，关上门，打上他们一顿，就出气了。”果然第二天就派小厮去讨银子，恰好撞着了姚居仁，居仁说：“原来约好五天，到五天了你再来。”小厮

说：“自古说：‘招钱不隔宿。’谁叫你做这好汉？”居仁说：“这奴才这样无礼！”那小厮说：“谁是你奴才？没廉耻！欠人的银子，反倒骂人！”居仁听了，一时怒起，便劈脸一巴掌，说：“奴才，这掌寄在富尔谷的脸上，叫他五天内来领银子！”那小厮气呼呼地自己走了。这时候居仁兄弟丧期已满，居仁已娶了刘氏，在家有一个多月了，利仁也聘定了县中茹环的女儿，尚未娶回家来。刘氏听见居仁与富尔谷的小厮争吵，说：“官人，你既做好事应承了还银子，我这里把一些首饰当了还给他吧。”居仁说：“偏要到五天再给他，我还要登门骂他哩！”晚上利仁回来，听了这事，也劝说：“大嫂肯当些首饰了结此事，哥哥就给他算了，不要与这蠢才一般见识。”第二天，刘氏起个绝早把首饰给了利仁，叫他去当银子。那富家的小厮又来骂了，激得居仁大怒，便赶上去打。那小厮一边逃一边骂，居仁停了脚，他也站住了骂。居仁被激得性起，一直赶了去。这里利仁当银子回来，听到哥哥赶到富家去了，他也赶来，不知那富尔谷已经定下计谋了。

昨天小厮回来时，学了许多嘴，说是居仁怎么骂尔谷，又借他的脸打。富尔谷便和夏学商议，又去找了个惯于帮打官司的，叫做张罗，和他一起定计。富尔谷说：“我在这里，是村中的皇帝，连着被他两番凌辱，也做不成人了，定要狠狠地摆布他才好！”张罗说：“事虽如此，苦的却是没有一个摆布得倒他的计策。”正商议时，恰好一个黄面小厮送茶进房，——久病初起，很是虚弱可怜，——刚放下茶，那夏学提起戒尺，劈头两下，打他个昏晕。富尔谷吃了一惊，说：“他病得半死不活的，怎么打他？”夏学说：“这样的小厮，已死在眼前了，不如打死他，明天去赖姚家。你的钱势大，他两个料定脱不开！”张罗连声